

百岁杨苡： 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(下)

的余斌最感兴趣的内容。

此后的20多年，余斌成了杨苡家中常客。“杨先生似乎也欢迎我去聊天。若是隔段时间未登门，她会打电话来，问是不是最近很忙？有时有客来访，想我可能感兴趣，则会来电话让我过去，一起聊天。”

煊赫的祖辈，授业的大家，在杨苡的记忆里都和普通人无二，有逗趣时，有窘迫时。用她的话说：“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，就像你们现在说的‘八

卦’。”

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，在杨苡的记忆里，“颜伯父”是会在自己玩捉迷藏时帮忙打手势、让小女孩藏到写字台下的老顽童。

17岁那年，杨苡给自己崇拜的巴金写信，很快便收到了回信。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告诉他们：‘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！’”

文坛大家沈从文是杨苡的恩师，杨苡记得他的教诲，但脑海里更清晰的一幕是

恩师在众人面前讲话时，棉袄袖子破了，棉絮掉了出来。

在战火中求学的艰难，也被杨苡用时间滤镜褪去了恐惧和悲观。她记得日军飞机来轰炸时，“房顶往下掉，倾斜了，东西都震掉在地上，包装箱拼的家具震塌了，乱七八糟，热水瓶倒在地下，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，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”。

“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”

“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。她的家族和师友中，

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；她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同学们——那些不同信仰、不同家世、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，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——这注定了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，同时也是过去一百年间的家国史。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，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。”这是纪录片《西南联大》《九零后》的导演徐蓓的感慨之言。

纪录片《九零后》于2021年上映，杨苡、杨振宁、马识途等16位平均年龄超

过96岁的“90后”联大学子讲述他们的青春与理想，其中最先登场的就是杨苡。影片中，杨苡引述了巴金的话——“长寿是个惩罚”，但杨苡用她的百岁人生得出了另一个结论：活着就是胜利。

纪录片中，杨苡在家中打开播放器，英文老歌《当我们年轻时》的旋律飘出，她在镜头前告诉自己也勉励后辈：“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(把每一天过到最好)。”(完)(《中国新闻》报)



《杨苡口述自传》由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执笔，余斌是杨苡丈夫赵瑞蕪的弟子。图为余斌和师母杨苡的合影。(译林出版社供图/《中国新闻》报发)



图中照片是杨苡与巴金的合影。巴金一直通过书信影响着杨苡，还介绍三哥李尧林与杨苡认识，即这本自传里反复出现的“大李先生”。(译林出版社供图/《中国新闻》报发)